

主编 / 季羡林



诗
魂

赵丽宏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诗 魂

赵丽宏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诗魂 赵丽宏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目 录

作者小传	(1)
绿色的雨雾	(3)
诗魂	(7)
致大雁	(15)
玫瑰和七弦琴	(19)
物语微思	(22)
风景	(27)
秋风	(32)
仙女们	(38)
旅伴	(45)
三峡船夫曲	(53)
热爱生命	(58)
雁荡抒情	(62)
绿皮护照	(71)
鹰之死	(80)
人生三态	(87)
随想偶录	(90)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光阴 .....    | (94)  |
| 音乐的光芒 ..... | (96)  |
| 历史 .....    | (101) |
| 落英缤纷 .....  | (104) |
| 沉默 .....    | (115) |
| 渴望绿洲 .....  | (117) |
| 躲进书里 .....  | (120) |
| 品文札记 .....  | (128) |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作者还善于把自己的感受和发现，经过深深的思考，借助形象的画面，飘忽的思绪，浓烈的感情，诗化为一种哲理的情思。此外，作者还刻意求新，尝试着运用意识流手法和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对人生、事业的思索。此种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形式格局，思绪跳跃大，情绪随意流动，能在广阔的时空里表达作者的体验和思索，取得更多更深层次的思想容量和迸发深沉的哲理思想的火花。

## 绿色的雨雾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地向上爬着。莫于山，它那迎面扑来的一片绿色，使我的整个身心都沉醉在一种未曾有过的清爽之中了。到达山顶的荫山街，安排好住宿，已经是黄昏，细细观赏这秀美的山林，只能留待明天了。那一晚，枕着幽幽的林涛声睡去，梦境，也仿佛是一片绿色一阵阵清脆婉转的鸟鸣把我从梦中唤醒了。推开窗，飘然飞进来一片透明轻柔的白羽纱——哦，是雾。向窗外望去，只见白蒙蒙、混浊浊一片，看不见远山，看不清近处的树林，更不用说朝霞旭日了，只有那如烟如纱的雾，淡淡的，轻轻的，在清晨湿漉漉的空中飘来飘去……

雾，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笼罩了群山。我不禁一阵失望，这扫兴的天气！然而几位同伴却兴致不减：“走，雾中游山，别有风味呢！”

走出宾馆，是一片幽深的竹林。飘忽的雾幔中，看不清竹林的深度，只听见竹叶在晨风里絮语：沙啦啦、沙啦啦……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脸上，凉丝丝，怪惬意的。抬头望去，一簇水灵灵的竹叶，含着一颗颗晶莹闪

烁的露珠，像一团碧绿的翡翠，在我的头顶颤动着。这一团翠绿，仿佛点亮了我的惺松的眼睛：从轻悠悠流动的雾中，恍恍惚惚地闪出淡淡的绿来，一星星，一团团，一片片，就像有人在雪白的宣纸上轻轻拨洒下一片绿色，慢慢地化开、化开……沿曲折逶迤的石板小径走着，越走，这绿便显得越真切，越浓郁。竹叶上的水珠，不时地滴下来，落到我的脸上、手上，流进我的颈子里，似在撩拨着游人的兴致。同伴们的头发都被雾气打湿了，眉毛和睫毛上，挂满了亮晶晶的小水珠。

走出竹林，山道开阔了，雾也变得更加透明，而且流动得更加迅速。此时的雾中山色，随着轻绡羽纱似的雾气悠然流动，远山近峦时时显露出淡青色的、隐隐约约的、飘飘忽忽的曲线，使人在神奇之中感觉到一种亲切。我似乎不怎么讨厌这雾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探宝者，正在这茫茫雾海中寻找着稀世的珍宝，不时地为一些突然的发现而惊喜得叫起来——当一座精巧的建筑闪烁着缤纷的色泽，突然从雾幔中探身而出的时候；当一块奇异的岩山突然横在眼前，挡住你的去路的时候；当一丛野花摇曳着露珠莹莹的花瓣，突然出现在路边的时候；当一汪清亮的泉流发着叮叮咚咚的声响，突然涌到你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在艰难的攀登之中，突然发现峰回路转的时候……真的，这真是一种很难得的乐趣，就像人们在生活中的追求，那些被追求的目标，往往不是可望可即、一清二楚的，但它们存在着，并且永远在那里等待着。只要你不懈地寻觅，它们总会突然地出现

在你的眼前，出其不意地送给你一种成功的快乐。

“哗哗哗……”一阵阵深沉雄壮的流水声，仿佛从极其遥远的地方，穿过雾的封锁传了过来。

“快到剑池了！”同伴们又是一阵惊喜。很想远远地眺望一下这莫干山中的第一名胜，然而不行，雾，依然把一切罩得严严实实，云雾弥漫的山谷显得空漠缥缈，只有那一阵阵深沉的流水声，不停地从山中飘来，与乳白的雾气搅和在一起，形成一片神秘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很自然地想起了关于莫干山的那些神奇的传说。当年，莫邪和干将就在这山中铸剑。在氤氲的团雾之中，我仿佛看见他们正在剑池旁磨剑，在炉火旁炼剑。莫邪，这美丽而又勇敢的女子，为了炼出宝剑，纵身跳进了熊熊炉火。她的衣裙，是绿色的……

哗哗的流水声越来越响。终于，一道喷溅着雪白的水花、迸发着震耳的喧响的瀑布，从雾中显露出来，就像一柄硕大无朋的宝剑从天外飞下来，直插进一个绿森森的深潭之中，整个雾中的世界，都因之而颤动起来……

离开剑池踏上登山石径时，竟下起雨来，弥漫的晨雾转瞬间都凝成了雨珠。亮晶晶的雨珠滴在竹叶上，飘在泉潭中，发出许多轻微悦耳的声音。一些游客撑起了彩色的雨伞，于是，青苍苍的雨雾里，便绽开一朵朵耀眼的小花到达山顶，雨停了。云隙里，射下来一缕缕金黄色的阳光。登上宽阔的观日台极目四望，绿色的远山、绿色的竹林、绿色的湖泊，一切都历历在目了。刚才还

漫山飘飞的雾和雨，仿佛都已溶化在这一片清新的绿色之中。

但愿这绿色，能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80 年秋，莫干山——上海

## 诗魂

又是萧瑟秋风，又是满地黄叶。这条静悄悄的林荫路，依然使人想起幽谧的梦境……

到三角街心花园了。一片空旷，没有你的身影。听人说，你已经回来了，怎么看不见呢？……

从幼年起，诗魂就在胸中燃烧  
我们都体验过那美妙的激动……

已经非常遥远了。母亲携着我经过这条林荫路，走进三角街心花园。抬起头，就看见了你。你默默地站在绿荫深处，深邃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正在沉思……

“这是谁？这个髻头发的外国人？”

“普希金，一个诗人。”

“外国人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哦……”母亲笑了。她看着你沉思的脸，轻轻地对我说：“等你长大了，等你读了他的诗，你就会认识他的。”

我不久就认识了你。谢谢你，谢谢你的那些美丽而

又真诚的诗，它们不仅使我认识你，尊敬你，而且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你，使我经常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

你的身边永远是那么宁静。坐在光滑的石头台阶上，翻开你的诗集，耳畔就仿佛响起了你的声音。你在吟你的诗篇，声音像山谷里流淌的清泉，清亮而又幽远，又像飘忽在夜空中的小提琴，优雅的旋律里不时闪出金属的音响……

你还记得那一位白发老人么？他常常拄着拐杖，缓缓地踱过林荫路，走到你的跟前，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你还记得么？看着他那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面容，看着那一头雪白似的白发，我总是在心里暗暗猜度：莫非，这也是一位诗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我用少年人的真率，作了一次试探。

那天正读着你的《三股泉水》。你的“卡斯达里的泉水”使我困惑，这是什么样的泉水呢？正好那老人走到了我身边。

“老爷爷，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卡斯达里的泉水’吗？”

老人看看我，又看看我手中的诗集，然后微笑着抬起头，指了指站在绿荫里的你，说：“你应该问普希金，他才能回答你。”

我有点沮丧。老人却在我身边坐下来了。那根深褐色的山藤拐杖，轻轻在地面上点着。他的话，竟像诗——样，合着拐杖敲出的节奏，在我耳边响起来：“卡斯达里的泉水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里。假如你热爱生活，假如你真有

一颗诗人的心，将来，它也许会涌到你心里的。”

“你也是诗人吧？”

“不，我只是喜欢诗，喜欢普希金。”

像往常一样，随着悠然远去的拐杖叩地声，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浓浓的林荫之中……

以前的那种陌生感，从此荡然无存了，老人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尽管不说话，见面点头一笑，所有一切似乎都包含其中了。是的，诗能沟通心灵。我想，世界上一定还有许许多多陌路相逢的人，因为你的诗，成了好朋友。而你，只是静静地在绿荫里伫立着，仿佛思索、观察着这世间的一切……

在天空中，欢快的早霞

遇到了凄凉的月亮……

梦里也仿佛听到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倒塌了？有人告诉我，你已经离开三角街心花园，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奔跑着穿过黄叶飘零的林荫路，冲进了街心花园。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你真的消失了！

花园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座破裂的岩石底座，在枯叶和碎石的包围中，孤岛似的兀立着……

哦，我恍惚走进了一个刑场——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可耻的谋杀。诗人啊，你是怎样倒下的呢？

我仿佛见到，几根无情的麻绳，套住了你的颈脖，裹住了你的胸膛，在一阵闹哄哄的喊叫中，拉着，拉着……

我仿佛看到，无数粗暴的钢镐铁锹，在你脚下叮当当当地挥动着，狂舞着……

你倒下了，依然默默无声、沉思着……

你被拖走了，依然微昂着头望着远方……

我呆呆地站在秋意萧瑟的街心花园里，像一尊僵硬的塑像。蓦地，我的心颤抖了——远处，依稀响起了那熟悉的拐棍叩地声，只是节奏变得更缓慢，更沉重，那一头白发，像一片孤零零的雪花，在秋风中缓缓飘近，飘近……

是他，是那个老人。我们面对面，默默地站定了，盯着那个空荡荡的破裂的底座，谁也不说话。他好像苍老了许多，额头和眼角的皱纹更深更密了。说什么呢，除了震惊，除了悲哀，只有火辣辣的羞耻。说什么呢……

他仿佛不认识我了，陌生人般地凝视着我，目光由漠然而激奋、而愤怒，湿润的眼睛里跳跃着晶莹的火。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干的，都是我的罪过。哦，是的，是一群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呼啸着冲到你身边……

咚！咚！！那根山藤老拐杖，重重地咱地上叩击了两下，像两声闷雷，震撼着我的心。满地枯叶被秋风卷起来，沙沙一片，仿佛这雷声的袅袅余响……

没有留下一句话，他转身走了。那瘦削的身影佝偻着，在落叶秋风中踽踽而去……

只有我，只有那个破裂的底座，只有满园秋风，遍地黄叶……

你呢，你在何方？

然而，等有一天，如果你忧伤  
而孤独，请念着我的姓名……

我再也不走那条林荫路，再也不去那个街心花园，我怕再到那里去。你知道么，我曾经沮丧，曾经心灰意懒，以为一切都已黯淡，一切都已失去，一切儿时的憧憬都是错误的梦幻。没有什么“卡斯达里的泉水”，即使有，也不属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这辈人，不属于我……

可是，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又翻开了你的诗集。哦，你却依然故我，没有任何变化，还是流泉一般清亮而又幽远，还是那么真诚。你那带着金属声的诗篇，优美而又铿锵地在我耳畔响起来：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在庄严的琴弦上  
我的灵魂将越出腐朽的骨灰永生……  
不必怕凌辱，也不要希求桂冠的报偿，  
无论赞美或诽谤，都可以同样漠视，  
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

倘若再见到那位白发老人，我会大声地向他宣读你这些诗篇的！然而我很难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命运之弓把我弹得很远很远。当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没能到这条林荫路来，没能到这个街心花园来，像一片离开枝头的落叶，我被狂风卷走了……

当绿色的原野画卷一般在我跟前展开，当坎坷的田埂